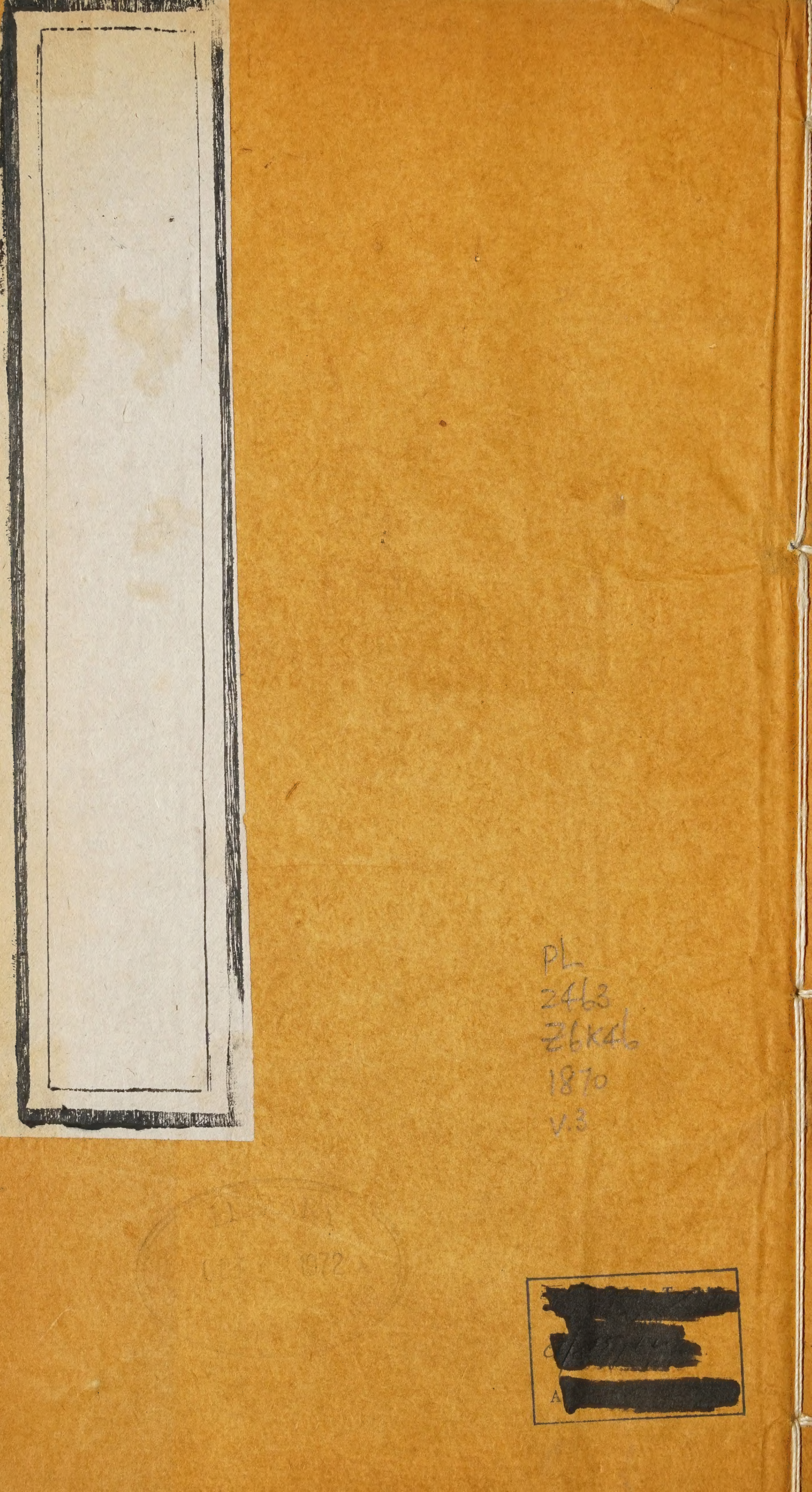

PL
2463
Z6K46
1870
v.3

四書讀詳提耳上論卷之四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而已字是起下句則字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也此二句卽禮記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也先分提作述之等正爲而不字作勢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照上賢者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爲此字伏案以上註字以下旁註章意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伏古字之舊貼述字信好字已寓其中而未嘗有所作也貼而不作故其自言如此括盡三句之面下再申解三句之意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首句

不作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末句總束言竊比。蓋中之意。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此下推出言外之功。作者畧備。夫子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非僅賢者事矣。其事雖述本章之語。而功則倍於作矣。章外之意。此又不可不知也。此章俱用旁註。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默字而而字存諸心也識字。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何字讀斷是指數上三項能有於我也。註完本義。下係推說。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承非極至而又謙承不敢當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修德則德日崇。講學則道日明。能徙則日進於善。能改則日遠於惡。四句俱去不字。先証東益。其苟未能之、總貼四不字。聖人猶憂、末句本義。況學者乎。推說餘意。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燕鄉黨篇諸事反看。楊氏曰申申其容發於身者舒也夭夭其色見於面者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內註分解外註申說。今人燕居之時緊項首句反襯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

此四字不得兩邊烘出圓像。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燕居則可見者惟容色耳。然有意則非申申夭夭。無意又不能申申夭夭。惟聖人陰陽合德。曰自有者見與中庸致中和者不同。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又反

孔子盛時　襯衰字。　志欲行周公之道。有是心。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故有是夢。以上是反說盛時夢見周公。至其老　此下正轉。　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夢原於心。故盛時心欲行。則有是夢。老則無是心。亦無是夢。　故因此　下九字　而自歎其衰之甚也　倒結衰甚。程註與內註意別。　〇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道之大。日用之間道之細。所當行者是也。上分註志字道字、此下合註於字。知此補志字之由。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引德字。

據於德、據音倨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跟道字。而有得於心者也。亦分註據字德字。此下合註於字。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引仁字。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跟德字之全也亦分註依字仁字此下合註於字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引游字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末句重游字藝則八歲後所已學者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亦分註游字藝字此下合註於字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跟至理句則應務有餘。跟日用句而心依仁之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總月二章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連道字得於心而不失

依仁則德性（連德字）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上分排此下總疏）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道德之仁）後（藝）之序輕（游）重（志據依）之倫焉則本（道德之仁）末（藝）兼該內（道德之仁）外（藝）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玩內外註）

每句皆上下分提以逼於字蓋道德仁藝義理之名目志據依游爲學之工夫而先後本末交相培養則文理數相因精粗一貫矣○道德仁其理相因志據依功亦相資藝則倒說幼時所學而今則游之耳末句游字接前藝字宜另說不可蹴上三句挨遞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贄禮字是上句下落）束脩其

至薄者。曰以上。則厚者包之。矣。此下旁詮章意。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先反說誨人原不待束修。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次正說在人求誨之禮。故苟以禮來貼首句。則無不有以教之也。貼下句。行束修是來學之禮。即以寄承教之心矣。不以禮來。則意不在教。雖誨何益。誨人是聖人立教之仁。行束修是聖人施教之禮。仁以禮行。則施教有因。而學有實益矣。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有難通之色。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有未達之辭。啓謂開其意。則未通者得通。發謂達其辭。則未達者能達。物之有四隅者

舉一可知其三。上兩項是教。待其有誠心。末一項是待其有會悟。反者、還以相證之義。是立教之心。

復亦告也。以上分註字義。以下旁註章意。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

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是受教之術。

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指、指憤辭悱者也。待其誠意而後告之、既告之、內註分爲三宗。程註合爲一人。告字、乃總包啟發舉字及復字。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

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包啓。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程註分註處。是發內註之蘊。串說處。則非內註之意。宜辨。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切側。補明未嘗。不能甘也。兩節不能字畫出聖人自然而然意

臨喪字 哀飽之故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記謂知生而不知死、則弔而不哭、知死而不知生、則哭而不弔、此云弔哭、蓋因弔生而哭死也。一日之內、日。切是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哀者情之逆。歌者情之順。一日之間。哭而旋歌。則哭者僞、而歌亦非誠矣。聖人情無不誠。故自不能歌。

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兩節都是情。而情原於性。惟聖人是性之之性。故情爲自然之情。正者中節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上聲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用舍截註則聽之於人。無與於己。行藏行藏截註則應之在己。安於所遇。安者無意必。聖門中賜不受命、聽由以安命論也。摹則宗神理。命不足道也。君子曰知命。則道個命。亦賢豪之

操也。而此則命不足道。惟顔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理。旦孔。安矣。故有。是爲。難。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顔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行藏與同。有行軍之與。舍由其誰耶。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馮皮冰反 好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曰徒則無謀而但不懼死。烏能免。懼謂敬其事。連上事字。曰敬則非畏。成謂成其謀。連謀字。謀不能成。則徒好何益。言此括一節。皆以抑其勇。首三句、而教之。下二句、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內註外註必也句、皆不指行軍說。則行軍意宜推說不宜

正貼也，然照朱子小註，卽葬行軍亦可。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此下順註章意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

連求字。亦所不辭。順貼上三句。然有命焉。命字補則不可之故。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安字貼從字，義理指出所好之實。以上順証下二句。何必徒取辱哉。徽反

為執鞭之事。○此章可不可，是論勢之得失，非言理之可否。○**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也。將祭：：齊之。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此致齊三日之齊。故云將祭。以交於神明也。誠：：誠者交神之心。之至與不至。神之饗：：饗者交神之驗。與不饗：：指上二項。皆決於此。指齊。戰則衆之死生、以人民言。國之存亡、以土地言。繫焉。指戰。

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以上分註三項。皆不可以不謹也。倒束愼宗。○首句是綱。下三字是目。實註下三字。首句只一倒繳。亦註目不空註綱之法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十篇是也。弟子記其大者耳。指此章。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見孔子世家、三月上有學之二字、引此、以見三月不知之故。不然一聞而三月留滯、則聖心有固我矣。故須照史補之、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味在口、而知味在心。心一於韶。口自不知有味。又何知其爲肉。曰、上三句、記其事。此一句、述其言。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註完語氣。則有以極其情文情者樂之實德。文者、樂之聲容。二字出樂記、之備。括三月之學。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括不圖之言。此卽外註讚樂之至、感之深、之意。蓋非聖人

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爲去聲

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按序此時夫子自楚反衛遂自衛反魯蓋魯哀十一年夫子年六十八矣子路仕輒在此時。靈公逐其世子、世子則宜君衛。蒯聵。公薨而國人皆爲之矣。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此上註衛君字來歷。纂立於前而拒父於後。惟恐不得國耳。已是夷齊反面。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此上註衛人。爲衛君。故冉有疑而問之。倒找首句。諾應辭也。但註諾字以問辭在下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

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商時國君、故曰古、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此上、是古之賢人句案宗。○胡文定云、蒯得罪於父而輒拒父、無父之人、皆不宜君衛、設此時、輒遜位而立公子郢、則亦求仁之賢人矣。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此上、是求仁句案宗。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找明首句問意。夫子告之如此。包註兩宗答辭。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束出末句。以上、是清還本節之氣。此下、申說夷齊得仁無怨之實。並夫子不爲之旨。伯夷以父命爲尊仁、也。

叔齊以天倫爲重也。其遜國也。此句是通節柱脚亦通章影子。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矣。貼求。既而各得其志焉。貼得仁。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貼何怨。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貼不爲句。○論夷齊是本節之面。爲衛君是本節之意。詳於叙論書面中。帶繳書意。明暗相叅。序議並行。而書氣肖其口吻。書意抉其底裏。內外周匝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符晩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飯。食之也。飯上聲則是活字。疏食。粗飯也。食飯皆去聲。則是死字。以上註字。此下註章意。聖人

之心渾然天理。先渾提聖心之樂。雖處困極。括蔬食三項。雖處字則已射到富貴矣。不但蓄亦字之勢。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緊粘上文。是就樂亦在時視之。非轉說也。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此章純用旁註。其視字下層粘於上截背出陪說神氣

程子曰。非樂蔬食飲水也。雖蔬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見他論

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

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吉凶消長卦爻之體。以天理言。進退存亡之道、、進退存亡學易之用。以人事言。故可以無大過。註完節義。下是推說。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情性政事節文。日用也。詩以理之。書以道之。禮以謹之。則切於日用之實矣。故常言之。貼末句雅言之實在中一句。故首句不空衍。只末句一繳結。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雅言詩書。則但誦說之矣。此三句是補解執字。○程子曰。孔子雅素之

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 以上註葉字公字及其姓氏名字以下註不對。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 此不對一意屬葉公。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此不對又一意屬子路 未易名言已反伏下節奚不曰意。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
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未得已得相因無窮爲憤爲樂亦相續無盡白文一氣滚下故註相承連說一氣到將至句。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此句旁註云爾二字之意好學之篤則爲人之實也然
深味之、此下推補言外之意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卽上註聖人之德是也。
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奚不日至云爾孰肯以此言夫子亦孰能以此言夫子。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屬氣氣質清屬質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下句只是個學字。
敏速也謂汲汲也。書本一句赶下。註只註生知敏求則我非者也之氣自見。○尹氏曰孔

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義理本諸性。故可生而知。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名物事變代有制度。雖生知亦難臆揣矣。此孔子所以問官問禮學部學琴也。尹註自是篤論。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一語總斷上三項。固聖人所不語。倒結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異於上三項非理之正。然非窮理理字是全註之骨。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亦倒不語。上三字綱也。下四字目也。註只實註下四字。綱不虛衍。只用倒結。○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每句補出語字以襯不語。此對面取義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三字之面。其一我也是行時之我。彼二人者是行時之善不善者。一善一惡則我擇我實、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我師句是綱下二句只是申解此句。故註只完結次句。○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魋徒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宋國名司馬官名向姓魋名又以桓爲氏司馬牛之兄也。魋欲害孔子。天生之而魋欲殺之是違天矣。孔子言天旣賦生也我予也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註書氣。言必不能違天害己。註書意。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旁註首句。而不知聖人作止發於身。語默見於口。無非教也。作固教語固教乃止亦教默亦教真無行不與矣。此上旁註下三句。故夫子以此言曉之。順還通章語氣。與猶示也。倒註與字。○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

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教以以學文致知脩行力行而存忠信也。知行之實心。即主忠信意。忠信本也。人不忠信。則文、淺、浮靡、行、非爲己。抑末矣。四教本乎

列而上文以而字貫下文以本字補釋。程註可謂言簡而義備矣。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才泯於無迹。德融於無象。君子才德出衆之名。才可測德亦可測。○學有淺深。故見有難易。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恒胡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　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質有清濁。故見亦有難易。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亡讀爲無

三者總扣皆虛夸之事。上三句。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末二句。

〇

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從乎人工。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本乎禀受。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扣定首尾高下固懸絕矣。反襯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正合。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聖人本乎德。而有恒。則入德之門也。難乎有恒則無以入德。而聖人終不得而見之矣。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綱以大繩屬綱、絶流而漁者也。是欲盡取。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

宿鳥。宿則不意人射。內註止解字義、外註則章意也。○洪氏曰、孔子少貧賤、推釣弋之時勢。為

養與祭推釣弋之緣由。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釣即是不仁於所取之魚。弋即

是不仁於所射之鳥。不綱何如不釣。不射宿何如不弋。而聖人

乃釣弋焉者。蓋在己之勢、不得不釣弋。而其事又不可不釣弋

也。故洪註先截解釣弋之故如此。時文、、、、：：

以釣弋作游藝看。則與下截相得矣。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

截解綱宗：：亦不為也。總煞兩、、：：：為養與祭

射宿字。不字。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而取物義

也。禮也。然不綱不射宿、則仁人之本心已見。異端戒殺、厚於物

而薄於親。庸人貪利、縱其欲而過於忍。皆非仁人之心也。此上

註章意 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此上註章外意、洪註內含親

親仁民愛物之理。切貼平穩。無一毫偏倚。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理字是本章之骨。謂不知其理而妄爲其事也。時解有謂述作文藝者非。孔子自言貼我字、未嘗倒解無字、妄作、順詮首二句之氣。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無不知而作。可見所作皆其所知矣。此是旁詮首二句之意。識、記也。分詮識字。下再順詮。所從先提從字不可不擇。倒押擇字、記先提識字。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倒押多字。如此者、總承中二句。雖未能實知其理、襯次字。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末句、亦倒釋。○朱子云、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則此對知之者言、非對生知之上者言也。勿誤

余少年有此章題文作字、指述作次字對生知皆非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遍反

互鄉鄉名。其人影下節人字。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依註移錄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

潔脩治也。卽脩態之義。與許也。往前日也。以上分註字義。以下順註章意。言人潔己而來、卽進字。此句是下二段之綱。下面往字、在進字之前。退字在進字之後。皆承此句。但許其能自潔耳。頂潔

字。固不能保其前日未進之前。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頂進字。非許其既退既進之後。而爲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申解不保其往。不逆其將來申解不與其退。以是心至。斯受之耳。申結人潔己以進句。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以唯字無所蒙也。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欲則心之動也。非在外也。此言心仁合一之體。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此言不欲則遠。○仁人心也。放心而不知求。故以爲遠。反而求之欲則即此而在矣。宲至宲夫豈遠哉。倒我首句。○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此章。

是。論。爲。仁。之。機。非。論。爲。仁。之。功。也。爲。仁。之。功。終。身。體。之。而。不。是。爲。仁。之。機。則。一。念。志。之。而。有。餘。勿。誤。看。程。註。爲。字。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陳改司寇曰司敗、昭公魯君名裯、據序孔子在陳、當魯哀公時、則昭公固孔子之先君也、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曰魯君、則昭公固孔子之先君也。曰習威儀而號知禮。則知禮之徵據也。設孔子非其先君、不猶人言、而預許其娶吳之事、曰不知禮。天下有是君臣之禮乎。孔子之對、是禮也。司敗之問、非禮也。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上紀昭公之實。此二句、則總括問答之面。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住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揖字意連進之、是活字。相助匿非曰黨。禮逆提禮字作案。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而字以下則以魯娶吳為黨字之斷也。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魯哀十二年、春秋書孟子卒、不書葬、則諱為孟子者魯君。而謂之吳者、人謂之也。蓋已隱刺之矣。陳大士文亦主此說、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承首節身愛。君之過也。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承次節是愛。禮之過也。故受以為過而不辭。意只在有過不重人知。設使人知其所以過則存君臣之禮。禮者此過。存婚姻之禮者亦此過。故知過可幸。而知其所以過則聖心轉滋戚矣。君實違禮則其過在昭公。對臣毀君則其過在司敗。但一洪辨論則君臣夫婦之禮勢雖兩全矣。詳味末節意境悠然不盡。○吳氏曰、魯蓋夫

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旁註首節全意。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旁註下二節全意。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

反復也。首句是綱。不須註。下二句兩扇分註。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承首句善歌之詳也。而取其善也。我善字釋次句之意。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承次句復歌之詳也。而與其善也。亦我善字釋末句之意。此下總疏全旨。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

謙遜承從容句。審密承繼至句。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善字是一章之樞。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此記事體。故分合皆用旁註。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旁註首句猶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旁註末句未有得。皆自謙之辭。總註猶人未有得。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言。以功緩急。以理言。結歸文行正面。欲人之勉其實也。推說章意。○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

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統註上截之意）聖者大而化之。（道德克實而無可測之名）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體備用以而非專長之善）爲之謂爲仁聖之道。（勾入仁聖。）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亦勾入仁聖。）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轉入不厭倦、仍歸仁聖、伏下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滚接末句、藏去兩下一語痕。○此章純用旁註。以畢書義至語氣則晁註詳之。）○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推說首句來歷）以故夫子辭之。（貼次句、）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不爲）率天下之善、（不誨）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此五句、是養抑字神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蹶首二句。入下二句。）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

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襯正唯字。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亦蓋知不厭倦即仁聖也。○晁氏亦用旁註。而語脉則婉合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反

禱謂禱於鬼神、此釋請禱字。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是証禱字。非禱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上地曰祇。下禱者、此釋誄詞。禱以上、分註字義。字。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以下順註語意。無其理、則不必禱。此層是借襯。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即數子路所引禱爾句意。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伏久字。故曰丘之禱久矣。此章亦用旁註。註完章意。以下另註

請字之失。文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廹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臣子有宜禱之情、而病者無請而欲禱之理。請而禱、則是病者倖生畏死、徒祈神之佑矣。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在子路不必不禱。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在夫子則不因請而禱。○此段是補註子路有宜禱之情、但不宜有行禱之請。放過禱字、特駁請字亦是一格。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上二句之理。○奢失之過、儉失之不及。中則文質彬彬、是也。中字補出章贍。而奢之害大、下一句之意。○儉之害輕。故寧儉。○晁氏曰、不得已、卽奢之害大意而救時之弊也。以弊之輕者救弊之重者。非敢遽責以中道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寛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推蕩蕩〻之由。故常舒泰。註坦蕩蕩之面。小人役於物。推戚戚〻之由。故多憂戚戚。註長戚戚之面。○程子曰君子坦蕩蕩〻〻心廣體胖。內外兼說。方合坦字周匝之意。長戚戚亦須內外並說。文家单章身心講偏矣。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無不備則人性皆有。此七實字之理。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鮮不偏則人形難強。此七實字之備。此四句是以人字反襯章首子字。惟聖人正轉全體渾然。是德性之備。陰陽合德。是氣質無偏。此二句〻〻是推說下三句之由。故其中和之氣。總推七實字三而字全像。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

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專指讓德。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此上分解字義。此下申解章意。

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季歷又其次也。不宜有國。宜有國即可以有天下者。又何以有天下。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可以有天下。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伏讓字。大王遂欲傳

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伏讓字、無稱字。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伏天下字。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伏天下字。是爲武王。此上、紀泰伯讓天下民無稱之實。序體也。此下、申泰伯讓天下民無稱之隱。論體也。氣格嚴明。句法典練。只主讓周說。文家有兼讓商者。非是。夫以泰伯之德。◎单領起泰伯中說。當商即上文商道寖衰。周即上文周日強大。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先提宜有天下。爲讓字蓄勢。乃棄不取。正貼三讓句。○即上文泰伯不從逃之荊蠻是也。而又泯其迹焉。正貼民無得稱句。○即上文知太王之欲、即與雍逃、是也。則其德之至極爲何如哉。找結至德。○下二句、至德之實也。故註不空衍首句只用找點。亦順綱體註法。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夷齊諫伐商。義在君臣。故事可顯言。泰伯不從

兼商恩切父子兄弟

故其事難以暴露。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註末又以夷齊作証。蓋伯

以天下讓周。正是他不欲以周翦商。但父子之間。難以顯諫其。

是卽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意。故夫子於泰伯文王、同稱至德

其旨

微矣。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葸絲里反絞古卯反

葸、畏懼貌。絞、急切也。分註下合註、無禮。合解四個無禮字。則無節文。禮所以節文恭

慎勇直、而無過不及者。故有四者之弊。合解每句也。此四字是毋句過差。末二字。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反照兩民字。興、起也。偷、薄也。篤親則與仁。上下同歸於厚。不遺則

不偷。上下共去其薄。所謂上行下效捷於影嚮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

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

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

篇愼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夫音扶

啓、開也。○啓字畧讀斷 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此三句是推說未疾之前。爲衾字伏脈。故於此疾。貼有 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註兩敬字。詩小

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 此註詩句以下合註

〔章意。〕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包註示門弟子曰三句、〕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包註詩句、〕至於將死〔字、而今〕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註而今知免句〕小子門人也。〔卽上門弟子、旁記則曰門弟子。師面命則曰小子。〕語畢而又呼之。〔前包召之矣。此則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註小子二字、〕○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手足在己、所以有是手足、則父母也。內外非註、俱說本父母。情理之至。非身之孝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此非註曾子也。甘曾子之不虧體以警人之虧其行者。卽體貌無傷而平日無臨深履薄之恐則辱親甚矣可〕

云免乎此章外意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問其疾而曾子乃言所貴之道、絶不關疾也。可想見眞儒弘毅氣象。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敬子問疾。非問道也。曾子乃自言之。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註節意。

註句、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固是義。謙辭。但玩兩死字、則此時疾已大漸矣。然猶娓娓以導敬子之聽、諫大道之要。戒細務之察。氣將及而德彌固。非老雖聽達有此實証、容。、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去聲

貴猶重也。籩豆之事則賤而輕矣。容貌舉一身而言顏色則止見於面耳。暴粗厲也。慢放肆也。暴者氣偏於剛。慢者氣偏於柔。道則學以淑之。養以化之。理。以御氣。故暴慢斯遠。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器豆木豆。此以下合註節意。言承上節言字。道雖無所不在。提道字包籩豆句反襯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正貼君子所貴者三。上已分註三項。故只以此字括盡三段。是皆串解三者可貴處。修身之要所以自治。為政之本所以治人。學者所當操存在動正出之前。省察在動正出之時。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

者也束住上三段。下轉末二句。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
該帶入道字。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反映貫字。○程尹兩外註
皆作效驗說朱子舊註亦然改定今本動靜交養。
方使動正出有力而三斯字亦有據矣。故特內註。○

程子曰動
容貌擧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
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修己
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
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此下總註。顏子之心。明揭友字。倒包上文。雖知義理之無窮。是上四句之心。不見物我之有間。不校句之心。故能如此。包合上五句之面。○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能多有實不足在人。問不能問寡若無若虛。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校字犯字非幾於無我者無我是兩項柱語。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

一其。才。◎此二字包上二句。其字指下文八字。謂其人之才也。可以貼兩可以字。輔幼君。攝國政。其。節◎包第三句。謂其人之節也。此節字與白文節字異。白文大節只作大變看。至於貼臨字死生之際切大

節、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先直詮末二句之意。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人與句、答人也句、婉詮末二句之氣。所以深著其必然也。仍直詮末二句之意。○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內詮才節對舉。外詮単言節操。照外詮、則三句一氣趕下。臨字緊承上文。謂以可託可寄者臨大節而不可奪其託寄也。故但以節操包之。主程說、另是一格、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橫說、無不容載。毅、強忍也。豎說、無或止息。非弘不能勝其重。任重是、串說不可不弘。非毅無以致其遠。道遠是、串說不、可不毅。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四德萬善、皆統於仁。故曰全德。仁字另、而必詮。下兩段串承。此字、即上文而字意。

欲以爲。貼以身體而力行之。貼已任。可謂重矣。故不可不弘。弘則能勝其重。一息尚存。襯死字、此志已任之志。不容少懈。襯已字、可謂遠矣。故不可不毅。毅則能致其遠。

○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外註互說。正是白文而字串遞仁字統貫之旨。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具有而字意。即具以仁字貫也。一章之骨。在仁字。弘、毅之故、在任重而道遠。重遠之故、在任仁而無可已也。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分註字下、詩。逆提詩字。先註其可興之理。下二句亦然。合註意、本性情。作詩之原。有邪有正。所言之志。其爲言既易知。取比興皆近諸物。而吟咏之間抑揚高下。聲有反復。調多重叠。其感人又易入。聲韻皆曲暢其趣。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

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正轉與字。必於此而得之、、、。歸結於字。此字、指詩。上三得字、皆指爲學、、、之效言。非爲學之功也。

立於禮、

禮。逆提禮字先註其可立之理。以恭敬以治身心。辭遜以接事物。爲本、、、。禮記云、恭敬辭遜、禮之本也。而有此句即在上句內發見故以而有聯之。節文品節文章。度數制度數目。之詳、、、。禮記云、節文度數、禮之文也、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以禮固之。則其會愈密。其束愈堅。切立字意。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正轉立字。必於此而得之、、、。歸結於字。此字、指禮。

成於樂、

樂。逆提樂字。先註其可成之理。有五聲十二律。樂必有聲。十二律。則所以節此五聲也。更唱迭和。以律和聲。所謂旋相爲宮也。此樂之本也。以爲歌舞八音之節。歌樂之聲也。舞樂之容也。而歌之八音舞之八風。則皆以律爲之。聲律樂之本也。歌舞樂之文也。○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邪穢盡滌。則人欲絕。查滓胥融。則天理熟。無復與立之迹。切成字意。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正轉成字。必於此而得之。歸結於字。此字、指樂。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洒掃應對進退是也。十三學樂誦詩。詩樂章也。習其音乃可以讀其辭。故先樂次詩。二十而後學禮。禮之數煩。故長而後學之。則此三者、先詩次禮次樂。與內則不同。非小學傳授之次。傳授者師之教。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所得則學之驗也。○易則淺。難則深。易而淺宜先。難而深宜後。程註

是言時弊。難入正講。故不詳註。**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民字提頓。下文可使不可使皆承民字。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由字下落。所謂當行之道也。而而字串說。不能不可只是不能意。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知字下落。所謂天命之性也。

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是教之心皆欲其知。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是民之勢但可使由。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以愚狙者愚民。是恐其知矣。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

好勇而不安分。謂不安處貧之分。則必作亂。是彼自作亂。即疾惡字。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疾已甚。則必致亂。是人致之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疾貧者其心惡。疾不仁者其心善。然其生亂則一也。安貧之分、而正用其勇。則已不生亂。惡不仁而或刑之使

知自懼。或寬之使之自新。否則逆之誅之而使不至肆毒則彼不生亂。反是則其召亂一也。知亂之所由生則知亂之所由彌矣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謂其智其能長於技藝也。驕矜夸吝鄙嗇也。內註止解字義。外註則直扼章要。所謂橫擔格也。章意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此下只痛發驕吝之失。則上下俱攝。補出德字。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反襯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餘。不足觀矣。貼其不。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日氣則德不足以御之。

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因而發爲驕。欲驕而必先吝。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有才之人。未有驕而不吝。不吝則人亦同其才矣。何以驕。不驕則無以顯其才矣。吝而不驕者也。何須吝。外註單發驕

各句。便令才不足觀。上下塊成一團。此看書之識。卽行文之力也。宜類通之。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易去聲

穀、祿也。仕者之俸。至疑當作志。心有所之。此下註章意。為學、倒提之久、順一抑三學字。年字。而不求祿。貼不志句。而字緊粘上句。如此之人。總承上文。不易得也。上七字連說是案。下四字易說。是斷。○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以下。每句互註。又兩句互承。以見全德。不篤信則不能好學。此層重篤信。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此層重好學。不守死則不能以

善、其道。此層重守死。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此層重善道。以上四、疊互反。以下、兩疊正繳。

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篤信而能守死、方為有守。好學而能善道、始為有學。有學有守、此君子之全德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遍反。

此節正承首節、言有學守之效。君子見危授命、字挈危、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以仕危邦者、反襯入字。在外、非仕其邦者、則不入可也。也字內、有學宗在。正貼不入。不亂邦未危、句危字、危襯說。而刑政紀綱紊矣、字貼亂。故潔其身而去之。去字內、有學守在。○未仕危邦則不入。已居危邦則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不单指一邦。無道則隱其身、即隱者不慕富貴、不避貧賤。有學守在。○註無道句。而不見也。借上句則見反襯。此上註完節義。此惟篤信

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此二句繳足章意。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此節反項首節。言無學守之辱。世治、上節對天下言則邦爲一國。此節单言邦字則統之以世。而無可行之道。故貧且賤。世亂而無能守之節。註兩段上截。故富且貴。合碌碌庸人無學無守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合註兩段恥字。○晁氏曰、有學◎首節首句。有守◎首節次句。而去就之義潔。不入不居。出處之分明。則見則隱。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總東一章大旨。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故不謀其政。此註本章正義。若君大夫問

而告者則有矣。問而告非位外謀政也。此推本章餘意。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摯音志雎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樂之卒章以爲風始。乃詩之首篇、洋洋美盛意。此上詮字義。此下詮章意。孔子自衛反魯魯哀公十一年。時孔子年六十八。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師摯習樂之官。聖人明樂之理。故樂之美盛如此。書重首句。詮故以首句包攝末句。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音通悾音空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狂者氣偏於好高。然其德必直率。侗者氣偏於怯懦。然其德必謹厚。悾悾者氣偏於鈍拙。然其德必質實。此皆天賦之自然。故皆可。

知不直、不愿、不信、非氣也。習也。習之。相遠。是有。何。紀。極。故。聖。人。以。不。知。絕。之。此章意也。亦不屑之教誨也。亦教誨之。則。宜。悔。悟。而。改。其。所。習。矣。此章外意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性一也。二氣五行凝合生物則所稟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直、愿、信、之德。則有是病。狂、侗、悾、悾之病。有是病狂、侗、悾、悾之病。必有是德。直、愿、信之德。此皆可知者。以上反襯三項。故馬之蹄齧者喻有病必善走喻有德。其不善者喻有病。必馸。喻有德以上反喻三項。有是病狂侗悾悾而無是德。不直不愿不信此句正貼上三句。則天下之棄才也。故聖人絕之以不知此貼末句。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學字截頓下面一氣貫串孫月峯會元墨本此。既如有所不及矣而串下其心猶猶字承既字互說。竦然惟恐其或失之。兩念凝於一心。警學者當如是也。

此句補註章意。○明文有截做者、終不若○程子曰學如不及一氣互說爲得註意。此月峯所以元也、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

巍巍高大之貌。高則無所不覆。大、則無乎不載。不與猶言不相關。解不與二字。言其不以位括有天下。爲樂也。括不與。此解下句全意。正、見其巍巍處。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以上、註字義。以下詳節意。大哉之實在下。故不

空、、、、連巍。。。上唯。。。下惟　德

註。言物之高大。巍說、見有字。過於天者而獨字。堯之德字。

則上。節之。極。大。哉。之。實。也。此節是德。下節是業。堯之大。大。能與
以。德。也。下節業字。照註宜另轉。凡德業並入大哉者非。
之準。故其德◎緊承德字。順入下句之廣遠。貼蕩蕩。亦如天之字。連天不可以言
語形容也。貼民無能名。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以上註字。此下註意。堯之德◎
不可名。承上節德字開說。其◎可◎見◎者◎此◎爾◎。貼此節業字轉點。○成功文章。雖極巍煥。然其為君之大。
則。在。德。不。在。業。也。但德不可名。其可見則在此爾。末節句極弘大。意却窄小。○尹氏曰天道之大無
為而成。雖堯則之。以治天下。此則字是法則意。與內註不同。宜知。故民無得而名
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此節次節朱註意。但上節不註出德字則

則天無名、若無着落、成功文章、亦恐混入大哉內矣、看內註上節標出德字。末節從德轉業。其曰此爾。卽尹註而已意也。藐滄海之一粟。業字無煩鋪張。首節德字。亦愈見弘遠矣。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五人禹、平水土而天下之昏墊治。稷、教稼穡而天下之阻飢治。契、爲司徒而天下之五教治。皋陶、爲士師而天下之典刑治。伯益。爲虞官而天下之鳥獸草木治。此五臣、皆堯時所用。而曰舜有、以命官致治後言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謂此句出書經泰誓篇、蓋武王誓師之辭也、馬氏曰、亂、治也。治亂曰亂。十人謂周公旦名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皆分治在外之亂者。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

也。武王之后、太公女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伏有婦人及能治在內之亂者。九人字之案。

或曰亂本作乱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武王是主。舜是客。君臣之際、武王周君。夫子周臣。記者謹之故特書姓。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節首九字、義凡三層、孔子曰、孔子語也、才難則古語、而孔子述之、其然句、則孔子述古語而歎之也、註能曲折註出。才者德之用也。是十人之才。與如有章知能技藝之才不同。伏德字。晉至字。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也。謂兩代相際也。此上、分註、此下、合註。言周室逆提斯字作主。人才承才。字、之多惟唐虞之際入客義、配形。乃盛〻斯字、卽上於此文周字。降自夏商、皆不能及。補出夏商、以見首二節舜武並記之意。記者蓋因此

旨而書。之也。然猶但有此數人爾。婦包婦人句。是才之難得也。從盛明點九人。轉難結歸首句。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此是傳語。傳語已盡此節上二句之意。以下只是朱子申解傳語以盡經意。非有別旨也。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以九州三分之荆此所謂二也。梁雍豫徐揚也。以岐下言之。荆南梁西南雍西豫東徐揚東南也。惟青兗冀。所謂三分之一也。尚屬紂耳。三州皆在東北。與紂爲近此上註三分有二之實。范氏曰。文王之德。先提德以遍至字。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合到至德。註完。節義。下註章意。孔子因武王之言直承武王曰句。而及文王之德且與

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武王之言，紀治亂之才也。文王之德，推臣道之極也。與泰伯同稱至德者。蓋以兩人皆可有天下，而不忍有，不肯有耳。武雖伐暴救民。有返治之大功。而文王天王明聖，矢不替之臣節。道雖可以並行。而德則不能無間。范註，辭約意隱。欲人思而得之。若蘇長公云，武王非聖人也，則粗豪直率，非有德之言矣。

或

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間去聲　菲音匪　黻音弗　洫呼域反

閒，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凡有不盡是者，則不能免人之非。有不盡安者，亦不能泯人之議。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豐則不儉，潔則不苟。皆致字義。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

疆界下定地利。備旱潦者也。上救天災。註字、下註意、○上○○或豐◎每段下截、或儉◎每段上截、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無間之實在中三段、故首尾不贅解。○楊氏曰、薄於自奉。括三段上截。而所勤者民之事。括溝洫所致。所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括致孝致美。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上爲神祇、下爲生民、皆無私己之意。夫何間然之有。

提耳上論卷之四終

四書讀註提耳上論卷之五

耿埰手著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朱熹集註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註字下註意、程子曰、計利則害義。此義外之利。命之理微。此命字兼理氣。理深微而無窮。氣揉雜而難定。仁之道大。全體而不息是也。皆夫子所罕言也。白文先綱後目。程註則先解三項、倒繳罕言。白文順包。註則逆挽。此立言之勢也。○宜對雅言不語參看。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讀斷黨名、黨者五百家之通號。達巷則此黨之耑名也。其人姓名不傳。註人字不書姓名。徵之也。博學無所成名、總領原句。下串其意蓋美其學之博註首二字之意、而貼而字轉說。

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註下五字之意。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反對博字。射御皆一藝、、、非博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六藝禮樂爲大。

射御則藝之卑者而御爲人貼日○○○○○○○貼吾字緊

僕故尤卑。此上註字、下註意。言字、欲使我粘上節。何所執

、、、○○○貼何執句。御射乎兩句已括何○○○○○○○○○○○○○○貼

以成名乎、字內。故不複衍。幻入成名是線。然則吾將執御矣未

何。▷、、、指大哉、、、、◎、、本節頂成名皆不博之謙辭

問人譽己博學何。承之以謙也也。然意則承大哉博學句。明

頂成名之惜。知惜承博學之

譽。註未統中節義。旨甚婉曲。○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

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

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

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謂緇色之帛布以爲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謂用工省約。上逆註字此下註義。

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今織布之稱論帖卽古人言升之義。升八十縷則其經常指經。二千四百縷矣。此三十升之至數也。細密縷多必細亦如經故密。難成以費工多也。

不如用絲之省約。絲有自然之縷不多費人工。故省約。○此節內註只註麻純字義下節內註只註拜下拜上字義從衆違衆之故則外註程說備矣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點出君臣朝謁名分不同服飾制度矣。○逆提禮字。當拜於堂下。順押拜下。君辭

之、乃升成拜。乃者不敢遽上也。此二句補足上升之由。泰、驕慢也。驕者已有後心。慢者意藐君上。

程子曰、君子處世、純冕拜上、皆今世之事也。君子以從違處之者、非有心也。惟義所在耳。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指上節、害於義、則不可從矣。程註挈出義字。以見聖人從違之宜。義之所可從。衆不爲徇俗。義之所否。違衆亦不顧戾。俗兩節皆是禮。義則行禮之本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卽下文四毋字。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絕卽無也。故引史記聯註之。意、私意也。事必有理。不循理而逆揣之。則私意也。非天理矣。必、期必也。意字活。必字死。意字虛。必字實。固、執滯也。我、私己也。以上四實字分釋。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以上四實字串說。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此又以四

實字分兩扇說。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此又言不僅相終始於四者之中。且更循環於四者之後。○內註止言四者之弊。絕字無字。則外註備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禁止是毋字本義。此承絕字說。則非禁止義矣。故內註以絕字毋字聯說。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毋即無。無、即絕也。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此又以有翻無。以天地映出聖人。**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喜怒哀懼。情之常也。遇難而畏。理所應然。故非匡是畏子也。而書子畏於匡。此即無不敬之意。匡地名。○宋地。時夫子自衛適陳、匡則其取道也。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

似陽虎故匡人圍之。引史記正是畏字實據。蓋顏剋御今此之夫子。即曩日御暴匡之陽虎者。而夫子又貌似陽虎。匡人見真顏剋。便即以夫子爲真陽虎。此時固不暇以情喻理解也。戒心所不免矣。故書曰畏。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本是個子曰。卻以子字記事於前。以曰字記言於後。此即畏懼之言也。讀者宜合而味之。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皆道之用。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此二句是下二層之案。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並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沒沒即死字。故孔子自謂後死者。分註後死字。言天以下順註。

若欲將字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後死者得與於此文。此層反頂上節，是客。今我既得與於此文，補在茲意。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予乃為文在之予，則匡人其奈我何。順註已完。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旁註末句之意。○此層正承上節，是主。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春秋時惟二國有此官。名杜氏云：夫子於宋遭桓魋之難，豈暇有問答之語。哀公七年，魯與吳會鄫，康子使子貢往，則此當是吳大宰嚭也。註之先吳，蓋亦此意。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此句旁註問意，見大宰以聖與多能合而為一。是知其末，不知其本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上句六字有信有疑。亦直亦曲。固天縱之，信之也。其辭直。將聖，疑之也。其辭曲。但將字，是子貢自謙之辭。而豫省卿墨，竟以將字屬之夫子，則是夫子之聖，尚可疑矣。悖註無理之甚。○此縱字，以生知安行言者，十有八九。然張子註清任和，曰其謂聖，皆不思不勉而至者也，今以此爲孔子之天縱可乎。此縱字只宜就氣上說。蓋天之生人。止此二五之氣。而氣之雜者，於性必有所蔽。即氣之純者，於性亦止如其分。是天皆有以限之也。天生孔子。雖此形質而一氣。五行。天。固不能以此束縛範圍之矣。故曰天縱。此理先儒未爲說。及附識於此。以俟後賢。聖無不通。才德皆包在內。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此三句，旁註節意刳開又字。見子貢以聖與多能分而爲二。是得其本自有以該未也。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

也

首句不須空衍。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連註吾少也三句曲肖語氣。非以聖而無不通也。此句是語氣外補足語君子以下另意見多能未可謂聖且轉。故着且字。多能非所以率人。人字對上吾字。故又言上言字言多能之故此言字又言多能之失。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大宰以聖與多能合說。子貢以聖與多能分說。夫子則避却聖字專言己之所以多能與人之不必多能以見多能無與於聖也語婉氣厚蘊藉之甚。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即上節之言。之

時曰吳氏程曰、子字誤、宜作琴。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即少賤多能之意。故并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

孔子字、謙言。曰字、謙字、則註此言之意也。己無知識。包註首三句。但此字折轉有力。其告人雖於至愚之問。包註鄙夫空空。直走末句。不敢不盡耳。貼末句。上已註完章意。以下、補註字義。

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輔氏曰、終始、以事言。本末、以物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事理言。皆所謂兩端。無所不盡。貼竭字。

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

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卽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

鳳靈鳥舜時來儀。一、、、、至。文王時鳴於岐山。再至。此先拆註鳳至。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圖出。先拆註。、、、、、總結兩項。見夫子意也。皆聖王之瑞也。在聖君非徒思鳳圖也。內註止分解字義。已止也。章意則在外註。張氏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

舜文之瑞、不至。○貼兩不字。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也。夫子自知之。貼吾字看。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言齊衰則斬衰可知。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分詳三字。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冕則服盛於首。衣則服盛於上。裳則服盛於下。此句合註三字。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內註只註字義。註意則外註備矣。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范註從作趨推到哀尊矜之心。由外以見內也。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作趨即哀尊矜之心所形。哀尊矜之心、即作趨之心。詩所謂註、則合內外以見其誠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喟苦位反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是個無窮盡。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是個無方體。○此上分註句義。此下合註節意。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此節言聖人之道。無窮盡指高堅。無方體指前後。而嘆之也繳歸節首嘆字。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即循循之誘上分註。此下順註。言夫子道雖高妙承首節之脉。而教人有序也。包註節意博約之實則外註詳之。○此節言聖人之教。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致知則明道於心而無所疑。約我以

禮克己復禮也力行則體道於身而事有準。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卓字是摹狀上文所立之貌。故連註之。末無也。以上分註字義。此下、順註節意。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此節言在己之學。此句總括。蓋悅之深註欲罷不能。而力之盡註旣竭吾才所見益親註如有所立卓爾。而又無所用其力也○註欲從末由、此上滚釋節意。此下分註句義。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皆文禮所寓者所謂中庸之道也。非所謂窈冥昏默者此註卓爾之實。程子曰、到此地位、指如有所立之時。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此註卓立時次從無由意。楊氏曰、

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此註欲從末由之況○胡氏謂無上事而喟然歎𥿄意其嘆正起自求二句凡人勢有所難則形於嘆今卓立之後欲從末由聖人之教既無可誘在己之力又無庸竭此所以喟然而嘆也歟此意先儒皆未指出竊私識於此○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

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伏下無臣，跌使爲。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詐爲臣之故此上順說；此下旁斷。其意實尊聖人。照大葬，而未知所以尊也照二三子之手。○此節是案。次節不當然，三節不必然，皆承此節使爲臣說。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問如字

病閒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此推曰字之由。故言接入曰字。我之不當有家臣、詐無臣二字。人皆知之人字襯天字。印字、翻欺字。不可欺也先以不可欺人、

及於人而爲有臣正還下　則是欺天而已。詐完節義

無臣內。而爲有臣四字。下是旁斷。入而欺天

莫大之罪引以自歸。醒兩語字。其責子路深矣。此節。責之以。不。當。有。臣。也。○行許在下句。

故首句不空衍。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即有治喪之臣也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

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此。又曉之。以。不。必。有。臣。也。○

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

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知至、則理明。意誠、則無欺。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知之也。其子路之謂乎。楊註懇到。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匵徒木反。賈音嫁

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此上、詳字。此下、詳意。子貢以孔子有道懷有美玉不仕。聘不沽而藏。故設此二端、藏沽以問也。包註子貢問意。孔子言固當賣之、賄而沽之句但當待價未句之面而不當求之耳。反駁求字。則末句之意也。〇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沽又惡不由其道。求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

待字。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
世無 ○終於耕終於海濱卽終於 必不枉道以從人
善賈。則終焉而已。 賣藏矣以上暢發待字。
正 ○喻意。○以上、
意。衒玉而求售也 反破求字。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先証反魯之年。此
下蓄然後之勢。 是時周禮

在魯。原曾有詩樂之故。詩樂卽周禮也。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失所。反不正、孔子周

其說卽詩樂之在魯。

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者。此是末反之前事。晚知道終不

行。是時孔子年六十八、去夢奠時僅五年、故曰晚始欲行道。則不但正詩樂。晚年道不行。便是然後字線脈。此下方正貼反

曾正樂。故歸而正之。詩樂章也。樂詩之音節也。是一套事。曰樂正曰雅頌得所、乃詩之發於音節者。非詩自詩樂自樂也。宜合而言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謂何有句也。然此例包上四句。則其事、、、。前三者言人已則其事愈卑之理。此四項言日用之事。、、、、。前章、謙辭也。此則自謙之意愈切。故愈卑。而意愈切矣。上四項皆敢勉、故不復其、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先註逝者及觀不僅川流。○道字指。出章腦。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正轉川流故於此貼子在。發以示人。包註全節完結本義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省察則為學亦如川流而其心不容少間矣。○此是補註言外之意。○程子曰此道體也此句總說逝者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就川流例舉四項皆與道爲體四者非道體也。然道體以此托出故云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此言通章本義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此章外意。○不已者道體之本。此本章正義也。聖人如川流而有無息之心。君子法川流而有不息之學則章

外意也。勿夾雜亂拈。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川流不息。只是個於穆不已。聖人於川上發之。則聖心亦不已矣。此是說川上之夫子。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謹獨即不已下手處。程註上下本末無不到。此理學之嫡傳也。學者須默會其所以然。乃有益。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計十四章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此項配說誠也。先註好色之誠。以逼如字。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正貼如字。然民鮮能之。倒找未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招搖猶翺翔。或云顛名。市過之。孔子醜之。故

有是言 衛靈也。王此此方與已矣章有別。宜從之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求位反 覆芳服反

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此上分釋字義。推原話柄。

此下兩扇順解。言山成而但少一簣。註上扇上二句。味在但字。其止者吾自止耳。註上扇末句。平地而方覆一簣。註下扇上二句。味在方字。其進者吾自往耳。註下扇末句。○本義已完。下再串解。蓋學者正意。自强不息。則積少成多。串下扇吾往。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串上扇吾止。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合兩扇總結到吾字。○白文比體也。註蓋學以下。則以正意寫比意矣。宜知。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 與平聲

惰、懈怠也。懈者志不欲前。怠者力不肯用。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貼語之。而心解力行、心解是默喻所語之理、力行是身體所語之事。如語以克復而回即請事是也。造次顛沛、未嘗違之。此是正解不惰。如萬物得時雨之潤。譬語之。發榮滋長。譬不惰。何有於惰。明點不惰。此群弟子所不及也。須合論語孔顏問答處味之方得白文言不惰之味。范氏註不惰之理。粗莽不得。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不須復註。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推註惜字。言其方進而未已也。一氣托出兩也字。見學餘於年。所以可惜。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由苗而秀。由秀而實。此穀之必有者。此上分註實字。此下順註語意。蓋學而不至於成。書係此體註以正義發之。有如此者。點兩有字。是以君子貴自勉也。補足章外意。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虔反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年富則進善有餘時。力彊則求善有餘功。足以積學。承力彊。而有待。承年富。此推可畏之實。其勢可畏。勢者年與力方長之勢也。上指後生。此點可畏。中二句、則本後生宊而推言可畏之實。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今日宊有作今之期望者亦可。然或

轉接下不能自勉虛擲其年。括四十而無聞則不是畏二句。不能自勉惜用其力。至於老五十。矣。詳究節義。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補註章意。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引此以証五十字及聞字下落。若無此善字則聞爲聲聞矣。証之審密如此。○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不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以上詳字。以下註意。

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能無意。故必字包錯兩截然不改則面從而已爲一串

行去處、說一轉而已

字、則含未、如何意矣。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亦無意。然不繹則

又不是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不是以知亦、含未、如何意。楊氏曰、法言若孟

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

而不達、字。反從 拒之而不受、字。反說 猶之可也、作勢。反襯 其或諭焉、則尚

庶幾其能改繹矣、襯。再反 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

也已、雖聖人、字。貼吾 其如之何哉。內註、分說而不襲養勢之句。其理足也。楊註、雙解而不遺婉轉之氣、其神閑也、於此可悟行文之局。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書是借帥明志、故註先將帥志分出人己、以佚可奪不可奪之、案、若兩句截說、則可不可之氣鬆、而也字無歸着矣。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雙還書。以合氣。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思者心之所維。意者心之所發。皆非志也。○反結以醒志字。○

將以帥三軍之人。志以帥一己之氣。帥三軍者、少不及防。而其帥可以襲取。帥一身者、其志既專。縱人如三軍。勢處危難。此身可榮。可辱。可生。可死。而矢念固。百折不回也。可奪乎哉。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衣去聲、縕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袍、是有著之衣。縕袍、則以枲著於袍也。枲、絮繭之惡者。著、

衾衣也。蓋衣之賤者衣之賤非其人遂下賤也。此段註縕袍。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衣之貴非其人卽可貴也。此段註狐貉。◯兩項皆是冬衣。此下、順註節義。子路之志如此遂提由字、包註全節。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伏道字。進者不已之謂。故夫子稱之、、、。稱者稱說其事也士節方昇賛美之辭。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之豉反

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以上註字。以下註意。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二句緊粘上節。詩言。實子意也。若先淸詩目。則神氣隔斷。故註倒找詩目。不入節首序下。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貧。主也。意屬子路。富。賓也。意屬狐貉、、、者。強者必忮恥。則忌人之。富故忮。弱者必求恥思濟己之。貧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志可以進道。則從而美之。志不復求進。則從而警之註意以此兩下關照。此書中理解也。不煩斧斤懲力矣。○

謝氏曰、恥惡衣正詭惡食、陪詭。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提耻字倒貫緼袍。是反襯法。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註貼不耻。揚起首二節。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轉入末節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抑揚婉轉。托出聖人教思無窮之旨。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書係此體。內外註、則皆以正義疏之。小人反影松柏。之在治世、反影歲寒。或與君子

無異（反影）後彫。惟臨利害遇事變（正影）（歲寒）然後（則然後）（之氣）君子（正影）（松柏）之所

守（正影）（後彫）可見也（影知字）。㊀謝氏曰、士窮見節義（影歲寒之在下者有不彫之守）世

亂識忠臣（影歲寒之在上者有不彫之節）。欲學者必周於德（合註比方之意）。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事物各有定理。知者明之）。故不惑。理足以勝私（私利易擾人。仁能守之。我無能）。故不

憂。氣足以配道義（常變皆有道義。勇者見義必爲）。故不懼。此學之序也。（章先仁

次知。成德之效也。此章先知後仁。爲學之序也。序

字是此章主腦。須說出所以相資相成處乃切。）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

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通釋三個可與字義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不惜其力。可與適道知所往也。不迷其途。可與立者篤志承所學所適而專其心。固執承所學所適而堅其守。而不變也。下文權字。却要善變。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立如知止。權似能慮。程註只分釋四個可與。則未可之意自見。○楊氏曰知為己學字實地。異端辭章一切求名媒利之學豈可與共。則可與共學矣學是以明善為己、是為學之大綱明善、是為己中條目所當由者。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信所適之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於篤信之道而又以時措之不拘成迹。然後可與權。程註分疏四項境界。楊註串說四項脈絡。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九卦。見繫辭下專終、巽、雖之一也。止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

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註權字。以下皆单註權字。

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託爲不循故轍。權術詭云不守正法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漢儒以反經爲權、是經與權不相及也。程子謂權只是經、是權與經同一致也。愚謂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此漢時舊說、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經者古今之定理、權者因時之妙用。漢儒分爲兩路。程子合爲一宗。朱子則以經與權有異用而無異理耳。蓋事到權處。已不復守經而其理則不易也。義關大閑。故不憚辭費。凡註集合衆說、有淺深偏全、而次第則一毫不亂。此章內註分說各還本義也。楊註串通、曲赴脉絡也。洪註程註及愚謂、則皆单說權字、以見因時制宜之用。使叛經譎詐者不得借口。其旨微矣。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大計反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功語也。上註字以下註意。此逸詩也。逸其詩而辨其義。此即是耳順處。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意者意思也義者義理也。二字有分有合。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所謂興體。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註於本節不甚着解以伏下節借其言之意蓋此章義重聖人論思。非論詩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其言思人也人則有形貌有動靜語默其室既遠則皆不可以思而知也。因其思人之言以示思理之功意不相蒙。而言可借端。而反之詩言思、子言未思。詩言遠、子言何遠。故曰反。蓋前篇仁遠乎

哉之意引詩以明此是正說支家有以第入言者情哉。有思入思理雙說者尚可從。但宜醒出借字。○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謂理易知。以驕人之志易則心肆而易驕。亦未嘗言難謂理難悉。以阻人之進。難則畏憚而自阻。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此字去聲餘皆平聲。平聲者言其思索之功。去聲者指其情思之感。深遠。程註則皆以理言也。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所謂中庸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

貽後世令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讀鄉黨篇不但可以想見聖像並記者之學識筆力皆亦托出。其章法句法字法。後世文人亦不可階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所謂從心不踰矩也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上段分段不分節者。恐亂朱子十七節之目也。

舊以此篇爲一章。蓋篇首以孔子三字領起。此下分類序述。絕不再標子字。故爲一章也。朱子分節以便逐項領取。蘇氏說不必叅入、恂恂信實之貌醇悶朴質貌舉一身而言。似不能言者、謙卑遜言之出於己。

順言之接不以賢以德節以才先入也言不先入便似不能言
於人。言。知言。者。○此上先註言貌。
鄉黨父兄同氣之親者。宗族同氣之疏者。之所在。此上先註鄉黨。故孔子居之闇然
孔子於三字、指恂、指似不包上
承上鄉黨、其容貌恂。辭氣能言。如此言貌。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　下段
其字指孔子。不曰於而曰在者、於便便辯也。先註
者皆見之常、在則特處之暫也。便便。宗廟禮法之
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次註當便便之故、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
指禮法。而極言之。指政事。合到便便句。但字、貼雅謹而不放爾。此段記序皆從上段取義。不可
兩開說。○此一節記孔子十七節俱以此二字作領。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
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苦旦反、誾魚巾反、上段

此君未視朝時也。照下君在反註。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諸侯別無卿。上大夫即卿也。皆下大夫五人。引此以見上下大夫尊卑之分。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言無所屏。誾誾和悅而諍也。諍者是非不阿。和悅則遜以出之。而字是粘連說。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下段

君在視朝也。承上節正註。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中平聲、謂得其中正而恰適也。合兩句聯尋即恭而安意。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自文朝字单包上段。此朝字則統包兩段。事上接下之不同也。此即其在朝廷事也。故朱註承之通篇節分章辦。宜合朱之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躩驅若反、 首段

擯主國之君字、註君所使使。註召出字。對進接賓者字。伏賓勃變色貌。躩盤辟貌。以上分註。皆敬君命故也。此句總繳。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赤占反、 次段

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強半也。以次傳命立之擯。以上註與、、、揖左人傳君命以出也。謂與立之在左者。則左其手。揖之而、、、揖右人傳賓命以入也。謂與立之在右者。則右其手。傳君命。傳賓命。襜整貌。手左右則衣易亂。今乃前後襜如。則手動而身不動也。

趨進翼如也、 三段

疾趨而進傳命之後，則主君肅賓以進擯亦趨進以相君也。張拱兩手端好。所交不苟。相交之貌補明趨進之。賓，如鳥舒翼。喻言趨進之況。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四段

上三節俱有賓字在此方明點。紓君敬也〇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首段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如不容是形容。鞠。躬之狀也字連下句讀故註一氣括之

敬之至也。此下承入字皆是敬之至。與末段敬之餘相照。〇入出兩字是此章眼目。入則與君漸近而敬益篤。出則與君漸遠而敬不替。註故首尾皆以敬字括之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閾于逼反　次段

中門中於門也（內函立字。）謂當棖（門之兩旁者爲棖。）闑（門之中豎者爲闑。）之間（謂左與右之中。）君出入處也（惟君得帀於門。）閾門限也。（以上分註字義。以下順註句意。禮見曲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出以闑西爲右。入以闑東爲右。此亦行不中門。以見立不中門也。）不踐閾。

（此註不履閾句。）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是僭。）行履閾則不恪。（是慢。上引曲禮是証不中不履之事。謝註則所以不中不履之義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三段

位君之虛位。（此外朝也。言過則位虛可知。）謂門屛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此上註位字。此下方貼過位統註。）君雖不在（以下文升堂照之則此時君在內朝。不在此外朝之位耳。）

（此是位字。）過之。（貼過字。）必敬（包下三句。）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繳過位。）言似不

足不敢肆也。補註末句。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咨。　四段

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見曲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此是禮文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此解攝字義。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以上註字義。以下通註句意。　近至尊氣容肅也。自出字之上。皆本入字。爲脈。是時君在內朝。則子入過位至內朝。乃升堂以見君耳。此下則承出字。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五段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進字與出字相礙故無此字。俗本有之誤。○等階對階

字、註等字。之級也。統言爲階。分言曰級。逹、放也。漸逹所尊。日出日降、故爲漸逹。舒氣解顏

註逞字。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欲就位故趨。復位踧

踖、敬之餘也。既復位敬仍不解。○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各段皆言其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勝平聲蹜色六反

首段

圭、諸侯命圭。命圭者君所命之圭也。○先註圭字。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

次註執字。聘字是章腦。○此圭通信後仍還使臣。與下註圭璧不同。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出曲禮 ◎敬謹之至也。○註首三句。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跟執圭。平衡手與

心齊。所謂平衡也。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所謂手與心齊如平衡也。戰色戰而色

懼也。蹜如字。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摹如字。記所謂舉前曳踵，舉足之前。曳足之踵。踵足後跟也。言解禮以釋白文。行不離地，如緣物也。此皆執圭之容鞠躬執圭之身容也。如揖如授執圭之手容也。如戰色執圭之面容也。如有循執圭之足容也。一時並到。畫工不能措手。

享禮，有容色。　次段

享，獻也。承上段。既聘而享，貼本段。用圭璧，此圭璧，玉璧也。非前命圭。有庭實。實陳也。凡璧帛陳於庭者皆庭實也。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較執圭時。其容舒矣。

私覿，愉愉如也。　三段

私覿，以私禮見也。享禮，出之主君。此禮則使者自備，故曰私。愉愉，則又和矣。較有容色愈暢。

○首段是敬，敬以盡聘問之禮。下兩段是和，和以達聘問之情。○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

國之禮也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定十四年始去魯適衛其聘使之事左史或有不及載者是說未可據也晁

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古暗反緅側由反 首段

君子謂孔子篇首只一書孔子此言君子乃記者尊崇聖人以就句法猶孟子言君子之阨陳蔡耳蘇說勿泥

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紺者青而揚之以赤有闇明相接之義故齊服用之歟 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絳色近赤既期而練去凶即吉之漸也故練服飾之 飾領緣也。飾紺則疑非齊而齊是褻神明也飾緅則疑非喪而喪是豫凶事也註止各詮其色其制而不字之義自見。此段記孔子謹服飾之色

紅紫不以為褻服 次段

紅紫間色不正。青黃赤白黑五方拨五行之正色也。兩方相雜爲間色。以火克金曰紅。爲南方之間色。以水克火曰紫。爲北方之間色。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註紅紫。褻服私居服也。褻服言此色。註不以爲。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推補句外意。此段記孔子謹褻服之色。以上二段皆是辨服飾之色。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三段

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綌。註上句。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註下句。欲其不見體也。合註兩句之意。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此段記孔子暑服之制。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麑研奚反　四段

緇黒色羔裘用黒羊皮以其相稱下二句倣此麑鹿子色白

素衣黃衣赤黃以。。。裼健套裘故曰見美。

赤白。狐色黃上、分註字義。衣以裼裘襲以掩裘故曰充美。欲其

相稱。以上合註句意。舊分朝聘蜡說亦可。○此下三段

皆記孔子衣服之宜。此段言裘裼有相稱之色。

褻裘長短右袂　五段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此言褻裘長短之宜。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　次段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反襯　寢衣又不可著明衣而寢。陪襯　明衣故別

有寢衣　正貼　書氣　其半蓋以覆足。註長半之故。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

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

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六段

狐貉毛深溫厚。此物生之自然。私居取其適體。此因時因物之妙用。此言褻裘專用之宜。

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 七段

君子無故凶喪之故。玉不去身。玉佩之重者。觿所以解結。礪所以礱磨。之屬。包攝亦皆佩也。括註無所不。此段記孔子雜佩之義。

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 八段

朝祭之服。朝以覲君。祭以接神。裳用正幅如帷。先正註帷裳之由。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次正註帷裳不殺之制。其餘若深衣。貼井帷裳要半下。謂半於下。齊倍要。謂加

一倍於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所謂必殺。所謂非帷裳。此段記孔子裳服之制。

羔裘玄冠不以弔　九段

喪主素吉主玄。先註吉凶服制之異。弔必變服。註不以之實所以哀死。註不以之意。此段記孔子弔服之宜。

吉月必朝服而朝　十段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不致仕則朝服而朝其常也。不須記。○此段記孔子不忘君之禮。○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衣服。但飾有囊裘有葛冬有裘為有佩。下有裳服以弔服以朝此人之常也。聖人則或辨色或變製或吉凶異宜或朝野殊等。無不衷之嫌。而亦無固執之守。其初衣服也。而亦聖之時者矣。

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　首段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此註必有之由。所以明潔其體也。此註必有之義。以布爲之。用布取其純素也。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三段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 統釋齊字。故致潔 統括明二段 變常 括變食 以盡敬 統繳上兩項。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嗣　首段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 此上詮精細之實此下言精細之

之、、益。食精則能養人。膾粗則能害人之由。註不厭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註不厭字義不厭義難實詮故著以爲善非必欲托之。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食饐之食音嗣饐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　二段

饐飯傷熱濕也。精者飯之米。所以成飯。則需水火傷熱火之過傷濕水之過。水火不既濟故饐餲味變、、也。饐氣失其平。餲則味變而邪矣。魚爛曰餒。自內而外。肉腐曰敗。自外而內。色惡臭惡未敗、、皆承肉說。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亦承肉說。不時五穀不成一指五穀、、一指果實未熟諸果。之類。包指之實以上分註各項不善以下總註不食之故。此數著皆足以傷人故不食。。。。顆結五個不食之故。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三叚

割：：點明肉字。不方正者不食還上句之面。造次不離於正也。註上句之義。黃

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

、、也食：：亦點明肉字。用醬各有所宜先提醬字為不得字伏案不得則不食。還上句之

面、惡其不備也註上句之義。此二者無害於人對上傷人。但不以嗜味而

苟：食耳。上叚五不食恐傷生也、此兩不食不肯苟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量去聲　四叚

：：食以穀氣。卽食爲主、先提食氣之義。故不使肉勝食氣。倒合不使肉勝酒以爲人

合歡先提用：：、酒之情。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註無之意量而不及亂耳。倒合無量

不亂。程子曰、此下補註亂字實義。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亂志則心失其主。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亂血氣則體失其職。但浹洽而已可也、浹洽卽上註醉字。已可卽上註節字。

沽酒市脯不食、五段

此項上段酒肉。又不在不多、不關不亂者。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盡其工力、則精。擇其材物、則潔。或傷人也。食饐一段五個不食、爲其足以傷人。此不食則恐或傷人。註意各有分寸。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皆因未達而愼之也。

不撤薑食、六段

食曰嘉穀。肉曰肥甘。酒曰吉酒。皆養人之物。以上無及菜蔬者。薑以氣用。故特詳之。薑通神明、益正氣。去穢惡。除邪氣。上註不撤之義。故不撤。此還不撤之面。

不多食、　七段

適可而止。不多之節。無貪心也。不多之意。○此段總結上文。除不食之外。物雖可食。而亦不多食也。時說有單承薑者非。若承薑則朱註不另爲段矣。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八段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肉字頂祭字。歸卽頒賜。補明不宿之由。不俟經宿者。正還不宿之面。不留神惠也。推說不宿之義。家之祭肉、下段無公字。故爲家祭。則不過、過者出也。三日。皆以分賜盡、白文末二句、是中解不出之義。故註以盡字清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註出人字、見不食不屬夫子。不食之、正還不食之面。是褻鬼神之餘也。推說不出之義。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上段不宿一宿也。此言三日、故曰少緩。○此因食肉之義而並記之

食不語、寢不言、 九段

答述曰語、對人為語。自言曰言、獨說為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心止在食。當寢而寢。心止在寢。言語非其時也。非其時而言語之、則心他及矣。范註、以理、解不字。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言語皆氣也。而氣原於肺。寢食則氣窒而不通、寢則肺氣閉而息。食則肺氣斂而藏。語言、則強肺氣之息者動、藏者出。故傷肺氣。恐傷之也。亦通、楊註、以氣解不字。二說可獨用、亦可兼用。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嗣 十段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作瓜、則意重、○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古人席地而坐。則豆在地也。故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

志本也。此上分註祭字。齊嚴敬貌此分註齊字、孔子雖薄物括首必句、必祭字、

其祭必敬。正還全義、清出兩必字之氣。聖人之誠也。推結書意。○此一節記孔子

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

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

而不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　段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先、空、註、正字、安則不待勉強。心安、則無時不然。故於位字、貼席之

不正者合不字、雖小不處圓滿句意、故字、雖字、則仍繳到心字矣。此講書之法。即行文之勢也。集註皆然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首段

杖者老人也。鄉人同飲之老人也。六十杖於鄉。無鄉字句出禮王制。未出不敢先。旣出不敢後。合兩項指出斯字。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乃多反　資段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主人之階。以儺者爲賓矣。此上註字義。以下註句意。儺雖古禮而近於戲。反覸下句。亦必朝服而臨之者。正貼下句。立阼階。賓之也。朝服重之也。無所不用其誠敬也。鄉人習於戲禮。而聖人接之以敬。非僞爲也。故曰誠敬。

○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飲酒與儺。居鄉細事也。出必依杖者讓也。朝服而立阼階敬也。記曰。敬讓而不爭。則天下平矣。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首段

拜送正貼註則之字。○此拜送使者衍下句之面。如親見之敬也、。此圓拜送之意不註上句而大意已彙括一如字中矣。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次段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剔嘗字、翻藥字、藥未達醒藥字、未達字。則不敢嘗醒不敢受頂受字。而不飲。頂不嘗。則虛人之賜故告之。醒曰字。如此三句總揷下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此達後事告語在方拜賜時不嘗而受。疑於違禮也。○范註、纔貼白文。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括首三句、未達不敢嘗謹疾也。括末三句。必告之直也。括曰字。○楊註斷制書義。范註格之正。楊註格之奇。○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誠字讀斷意謂書意也。勿連念。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段

非不愛馬、○翻末句。然恐傷人之意多、○貼中句。故未暇問。正還末句。○曰傷人乎、述夫子此時之言也。不問馬、記夫子此時未言之事也。其窾只在廐焚子退猝遽之間。露出聖人仁民而始愛物之序。註云未暇、蓋謂此也。少間、當亦問馬矣。

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廐焚則必傷馬。夫子乃不問馬而問人。急遽之言。理在是矣。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首段

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補義。配入中段薦字。正席先嘗、如對君也。本義。言先嘗、別先字。則餘當以頒賜矣。○餘意。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註薦字之實。榮、君賜也。本義。畜之者、仁君之惠。本義。無故、祭享之故。不敢殺也。圓義。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　次段

周禮王日一舉。謂殺牲盛饌膳夫授祭。伏君品嘗食。伏先王乃
一次。伏君食。祭。嘗。

食。此上引周禮伏案。此故侍食者貼侍君祭貼君則已不祭補
下正貼書氣順註。食。祭。註

貼先飯。○以一意以膳不敢當
而先飯上註先句義。若為君嘗食然夫自居。不敢當客禮也

又一意以

臣禮自盡。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　三段

東首以受生氣也。震東方也。易云出乎震蓋病臥頂病字補臥
生氣萌動之方主养者也。字先原加拖

之不能著衣束帶拖。又不可以褻服見君。反朝服故加朝服
也。反加及紳。

於身朝服。正註加又引大帶於上也。正註拖紳。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四段

急趨君命。統註書意。行出倒扣行字。而駕車隨之。○順押不俟駕。○合註書句。○此一節

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首段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殯者停喪於其家也。此所謂心之制事之宜之義。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次段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亦不過通財耳。不拜。則不足敬也。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有仁孝之義焉。正註祭肉之拜。則車馬之非自見。○此一

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義字前段之骨。故註兩段分括。此又總結。○上段是任朋友之喪。此段是重朋友之祭。存亡不以貳其心。重貨不足易其敬。皆交友之義也。

寢不尸居不容、　首段

只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此上註字。此下范氏註意。范氏曰、寢不只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切寢而亦未嘗肆耳。尸。○貼不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友襯。申申、夭夭是也。○正貼。○范註乃先點書面。後發書意之格。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次段

狎謂素親狎。以情言。褻謂燕見。以事言。貌謂禮貌。餘見前篇。前篇標子字、分

記也此段直起合記也蓋首段以孔子字作領十七節皆承此二字分記子字自不宜贅書註於每節皆言此記孔子云云節是前章首孔子二字紐繳節只是圖就句法蘇氏說不必從○前篇是記猝遇之容此段則記熟識之人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三次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註式字　負版持邦國圖籍者猶今之戶口冊古無紙故書於版分註負版　式此二者合註式字哀有喪此式凶服之意重民數也此式負版之意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此層单詳負版宜式之故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四段

敬逆提作字主人之禮順包有盛饌　非以其饌也饌盛則主人有禮於客而敬之矣變色而作則

客亦宜致敬於主，而禮之。註中敬字禮字互文也。非以其饌言
在致敬盡禮，饌之盛否，不足計也。補此句以見聖人非貪口腹

迅雷風烈必變　五段

迅，疾也。烈，猛也。皆天之怒氣。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
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
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首段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此註字以下註義。范氏曰：正立，古人乘車皆立，惟老者婦人則坐。
執綏則心主於內，體用於外。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正立執綏，肅恭也。聖人則無不
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次段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轂車輞。三者皆失容。以在且惑人。分註、二言。

以旁觀言。升車如升於車也。車中則升

○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而久者。故註以升車括之。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首段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註色字。卽、欲、則、斯也。則飛去。去舉也。飛回翔審

視、翔字、而後下止。下止、集也。註完句面。人之見幾而作人之審擇所處人之義。舉。

集。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　次段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山梁之飲。啄、山梁之啄。其飲無禁。其食自如。得其時

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臭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臭作戛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拱執之義註以解理理皆可通。故此節三存其說。愚書據以行文、文難雜拈、故三註融爲一義蓋自來講書搆文、皆以嗅爲鳴、則共字宜居勇反、不必用邢氏九用反矣。今邢氏晁氏與朱子之說而一其旨、欲後學專所從也、識者原諒之。○朱子謂上下段必有缺文、先儒亦有謂雉不能翔者、此皆不可用以行文也、舉集之鳥即山梁之雉。時哉一嘆、嘆雉也。記者則以此篇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者。約之以時。即孟云。孔子。聖之時者。意也。通章以孔子字領起。末以子言繳結格法奇古。曲禮尚遜其義趣。

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爲之說 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提耳上論卷之五終



